

WORLD
WARCRAFT
MIDNIGHT



《如醉方醒》

短篇故事作者: ROBERT BROOKS

故事

ROBERT BROOKS

插图

SURFSIDE 3D

编辑

CHLOE FRABONI, MEGAN WALKER

设计与美术指导

SOPHIE ERB

設計

CHEUNG TAI

剧情顾问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

RAPHAEL AHAD,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制作

BRIANNE MESSINA, CARLOS GARCIA RENTA,
TAKAYUKI SHIMBO, JT TORREA

翻译

暴雪中国本地化团队



Blizzard.com

© 2026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和Blizzard Entertainment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暴雪娱乐发布。

本故事为虚构作品。其中涉及的姓名、人物、地点和事件皆为作者或美术师想象或虚构的产物，如与真实人物（在世或过世）、企业、事件或地点存在雷同之处，皆纯属巧合。

暴雪娱乐不对作者、第三方网站或其内容享有任何控制权，也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章 - 有酒盈樽

摄政王洛瑟玛·塞隆立刻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哦，莉亚德琳。”他喃喃道，“希望你今天玩得尽兴。”

在哈拉希尔的酒馆中等待他的，并不是女伯爵莉亚德琳，而是另一个人。洛瑟玛轻声一笑：“你邀我共饮，却派阿曼尼将军代为赴约。这安排外交会谈的手段倒是别出心裁。”

一旁立着的哈拉希尔守卫哼了一声，并未回应。“嗯？哦，守卫，做得很好，继续保持。”洛瑟玛讥诮地说，“*Shorel'aran。*”

那位阿曼尼将军抬起头，酒馆暖黄的火光勾勒出獠牙的锋利轮廓。看到洛瑟玛，他扬起下巴，压低眉头。啊，洛瑟玛怎会不认识这个表情？他曾在无数个阿曼尼巨魔脸上无数次见到那样的表情，紧随而至便是破空的箭矢、交击的刀剑、飞溅的鲜血。“哦，不好，摄政王亲自驾到。”巨魔开口了，“这不可能是巧合。莫非我又被你们的人骗了？”





“你我都被骗了。踏中陷阱，落入埋伏。而对手不是别人，竟是位圣骑士。”洛瑟玛佯装着惭。他几乎想转身离开——面对阿曼尼巨魔，还有什么可说的？尤其是今天这个日子。但那无异于临阵脱逃，而我绝不会这么做。莉亚德琳显然清楚这一点。“我们两个还真是狼狈。女伯爵莉亚德琳也约了你在会后小酌？”

巨魔叹了口气：“她约的是外交会谈，可实际带来的只有这个葫芦。”他指了指桌上，葫芦轻轻晃动，传出液体摇荡的声音。“这儿没有酒杯，她就说她去找。”他看向洛瑟玛的双手，忽然大笑起来，“然后你就来了，带着两个杯子，而不是三个。所以，她打算来了？”

“她为何要来？她的任务已经完成。哈籁尼尔的领地严禁流血冲突，所以现在，阿曼尼和辛多雷只能和平谈话，而不能诉诸暴力。”洛瑟玛回道。他指了指桌上：“这葫芦里装的究竟是什么酒？看起来并不怎么……嗯……干净。”

“不知道。我来吧。”巨魔从腰间抽出小刀，利落地刺入葫芦塞，一把挑开。他嗅了嗅塞子，表情变得古怪。“不管是什么……反正不是给活人喝的。咱们尝尝吧。”

战书已下，胜负的条件摆上台面。“当然。”洛瑟玛在桌前落座，递过一只酒杯。巨魔倾倒葫芦，斟了满满一杯，推到桌子对面，示意洛瑟玛递上另一只。

两杯都倒满后，巨魔举起酒杯：“干杯，敬我们受的欺骗。”洛瑟玛微抬酒杯：“也敬我们受骗后仍然活着。”

说完，二人不约而同地犹豫了。见到对方同样迟疑，他们又几乎同时举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过了片刻，他们才恢复对面部表情的控制，努力压下咳嗽的冲动，却没能完全压住。洛瑟玛清了清嗓子：“这味道……需要习惯一下才能欣赏。相当苦涩。”

“像在舔烂掉的松果。”巨魔赞同道，“我叫托伦多，祖尔加拉酋长的战争顾问。你，我早就认识。洛瑟玛·塞隆，摄政王，华贵军团的闪耀领袖。”他仿佛被自己的调侃逗乐了，借笑声掩住咳嗽。

“很荣幸。”洛瑟玛用上了最得体的语气，他只有在银月城的庆典和部落议会的会议上才这么说话，“不过我总觉得，我们在今天之前就见过，可当时的场面

恐怕并不愉快。”托伦多笑了笑，又抿了一口酒，五官皱成一团：“你那圣骑士朋友——她以为要喝多少这泪水，才能让你我交上朋友？”

“奎尔萨拉斯和祖阿曼之间的友谊。”洛瑟玛忍不住轻笑，“多么乐观。你应该知道，你的族人对她父母做过什么吧？”

“那是残酷的一天。”托伦多语气低沉，“能够原谅那样的事，确实令人敬佩。”他话锋一转，“我佩服她，祖尔加拉也一样。在你们种族里，很少见到不是满口谎言的人。但今天算是例外。”

“她的确比我高尚。”洛瑟玛没有遗漏他话中的锋芒。托伦多再次举杯：“那就敬比你高尚的人，”他说，“以及她们身上所有值得敬佩的品质。”

“*Sinu a'manore*。”洛瑟玛说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在银月城宫廷的岁月，早已教会他如何在言辞交锋中保持从容；而如今这种节奏的战斗，反倒别有一番趣味。“也许她期待的是，午夜喝空这只葫芦，黎明签下互助条约。”

巨魔也喝干了杯子：“啊，是的。哈籁尼尔揭示的宏大真相：同一个民族，共同的祖先。无论精灵还是巨魔，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那些小小的争吵和冲突，实在可笑。”托伦多又给自己倒满一杯，“失礼了。哈加尔的演讲很不错。”

“确实。”洛瑟玛赞同道，“可祖尔加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他是否能够平息怒火，还是任由更多阿曼尼为他的幼稚付出生命？”

“我们拭目以待。”托伦多轻描淡写地答道，“他不会像个懦夫那样，把怒火埋在心底，拒绝承认。”

洛瑟玛终于发动反击：“看来，在缺乏尊严的人眼中，高贵的举止大概确实像是懦弱。”

“同意。”托伦多盯着洛瑟玛的眼睛，语气冰冷，“来，我替你满上。”酒液从葫芦口倾泻而下。“你们种族有一点，我一直很欣赏：擅长无止境地自我欺骗。只要洗去手上的鲜血，抠掉指甲里的泥土，打扫干净街道，你们就能走进宴会和庆典。”他微笑着说出这些话，语气却像诅咒，“一群干净的人站在一起，假装自己从没弄脏过。所谓尊严，不过是层薄薄的面具，而且很不合脸。”

“啊，你听起来是在嫉妒。”洛瑟玛一字一句地说道，“告诉我，当祖尔加拉命





令你去执行新的暴行，你是否会犹豫？她显然是得到了她祖父的真传。我已经很久没看到阿曼尼劫掠队伍用这么有创意的姿势摆放无辜者尸体了。也许她会延续老做法：再翻出一段陈年旧账，要求我们必须解决。”洛瑟玛让语气中带上一丝怜悯，“又或者，她会用新的方式，让我了解她对尊严有何高见。”他长饮一口，“嗯，我开始喜欢这种酒了。”

托伦多注视了他片刻才开口：“有一桩暴行，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被俘的是一群魔导师，还有几个高阶游侠。”

巨魔继续说道：“当时的酋长喜欢亲自处置重要的奎尔多雷，好报答他受过的款待。他心里积怨很深。断掉的手臂，瞎掉的眼睛。有人会觉得这种对待……有失尊严。”

“你当时在场。”洛瑟玛脱口而出，“在我的同胞被屠杀的时候，在我的血洒在祖尔金身上的时候。”

托伦多微微一笑：“你刚才说对了，摄政王，我们确实见过。”



第二章 - 举觞称贺

这是一场战争。同样的敌意，同样的杀意。只不过，这场战争以语言为武器，对此两人都心知肚明。

“是的，摄政王，你被俘那天，我在场。”他语气平静，却比任何嘲笑都更能刺伤洛瑟玛，“祖尔金得意忘形了，才让你逃脱，还搭上我不少兄弟。但我从没记恨他。你出现之前很久，他的灵魂就已经被战火烧成灰烬。”托伦多举杯凑向唇边。

洛瑟玛基本没听进去他说的话。他一口喝干杯中的酒，又重新倒满，让火热的哈籁尼尔酒与冰冷的旧时记忆在肠胃中兵戎相见：“对，我记得见过你。”

“就知道你会想起来。”托伦多说。

“但不是在那天。”洛瑟玛恢复了冷静，重新控制好情绪，掌控住局面，“是在几十年前。”

“精灵的寿命比我长。”托伦多说道，“如果是好几十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的确。”洛瑟玛说。他等着托伦多再开始倒酒，才继续说道：“有这么个阿曼尼男孩，是在……赞塔曼尼村，对吧？”

酒液从杯缘溢出。这次轮到托伦多震惊了。“那么，告诉我。”洛瑟玛发问，“在被提拔为将军之前，在获得‘沧桑’的外号之前，你生长在哪个村子，托伦多？”

先发制人的是托伦多，而现在，洛瑟玛要夺回主动权。第一轮反击似乎已经奏效。

“怎么了？”洛瑟玛问道，“你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宁。你住在哪个村子？也许我记错了——如果你童年的村庄被毁，那就只能辗转许多地方，寻找寄身之所。”

“你真是个聪明的精灵。”托伦多说道，语气既像赞许，又像最冷的讽刺，“对，我在赞塔曼尼长大。许多阿曼尼孩子都是，当中有不少都见识过高等精灵所谓的尊严。但这并不能证明你在那儿见过我。”

“我不是说你本人；我对你没有印象。那应该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洛瑟玛回道，“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被派到村子的原因——是那些被摆放在车队周围的尸体，里面有平民，也有儿童。即便以阿曼尼的标准，那场面也过于亵渎。若被杀死的是士兵，只会激起我们的怒火；但你们亵渎平民，那便是不死不休。游侠将军黎蕾萨·风行者也是这么认为的。”

托伦多不断眨着眼睛，却没有说话。他仔细观察着洛瑟玛，又喝了一口。

洛瑟玛继续说道：“在银月城里，曾有人认为她对阿曼尼过于宽容，因为她主张报复敌人不应超过限度。但经过接下来几天的行动……”他轻笑一声，“许多年里，再也没有过批评她的声音。幸好，那些袭击者很容易追踪。他们手法拙劣——但话说回来，有能力的人通常不会采取残忍的手段。”

洛瑟玛举杯，又饮下一口哈籁尼尔酒。在与阿曼尼的战争中，有太多他不愿回忆的经历。

但这段往事不在其中。

“我们循着踪迹，找到了你们的村子。村里的人正在庆祝胜利。那支车队里，肯定有辆装满酒的货车。整个夜晚，我们从远处观察，看他们喝到不省人事。等太阳升起，我们就直接走进村子。”洛瑟玛抓起葫芦，给托伦多的杯子倒满，眼都不眨

地与他对视，“那是你的村子，对吗？”

“对。”托伦多回答得干脆。

“如我所说，我不记得见过你。我只对你的长相有印象——但不是在孩子脸上。”洛瑟玛假意打量他，“你家中有人参加那次劫掠吗？父亲？还是兄弟？”

“我叔叔。”托伦多说。

“嗯……他的眉眼和你很像，体型也是。”洛瑟玛语气带着怜惜。

“但他没有你的战略头脑。可惜了。我们毫发无损地俘虏了整支队伍，这实在令人失望。他们身旁堆着整箱抢来的刀剑，却醉到无力挥舞。我们只能另寻方式来获得满足。我想你能理解。”

“当然。”托伦多说。

“还记得他们是如何被处决的吗？”洛瑟玛喝了一大口，酒从舌尖流过，带着铁锈般的苦味，尝起来有些像血，“记不记得，我们如何让他们亲身体会车队里那些人的感受？”

“很难忘记。”托伦多说道，“惨不忍睹。但如你所说，有能力的人通常不会采取残忍的手段。”

“你们村子里窝藏着凶手，”洛瑟玛说，“所以付出了代价。”

“我们村的铁匠没有窝藏任何人，”托伦多说，“他只是因为伴侣被杀而大喊。从你们当中走出一个人，让他再也无法发出声音。还记得那些被你们点燃的茅草屋吗？里面并不是空的。”

“唔。战争，真是个可怕的东西。”洛瑟玛假装出懊悔的样子。

“其实我也不记得你。当时我才三岁，最多四岁。”托伦多的嗓音中没有愤怒，只有回忆，“你们像恶灵一样出现，闪光的剑刃从一个又一个手无寸铁的阿曼尼身上穿过。你们，不可阻挡。我们，毫无还手之力。”

“看来我们的行动很有成效。”

“非常有效。”托伦多赞同道，“幸存者逃走了，逃到阿曼尼扎。等他们长大后，有位督军承诺让你们血债血偿，于是大家就团结在他的旗帜下。后来，他确实做到了。”巨魔缓缓咽下一口酒，“如你所说……战争，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而这场战争也终于接近尾声。”洛瑟玛突然说道，“你们的领袖最近似乎格外焦急。我从未想过，你们会向我们乞求援助。”

“乞求？”托伦多重复道，仿佛被逗乐了，“祖尔加拉酋长从没提过任何要求。莉亚德琳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自愿帮我们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巨魔无声地大笑，肩膀轻轻颤动，“你看起来不太高兴。暮光之刃差点就完成了你们从没做到的事，你们只需要袖手旁观就行。就像过去的我们一样，当天灾军团把你们的王国撕成两半，杀死你们的——”

洛瑟玛的拳头重重撞上托伦多的颧骨，砸在獠牙上方的位置。















第三章 - 倾壶余沥

这不是经过思考的决定，只是一个动作。

一旁传来脚步声和喊叫声，哈籁尼尔守卫行动了。托伦多叹了口气，声音中带着愉快和满足：“各位，不用动手，我没事。”

洛瑟玛感到一阵羞耻，他竟然让对方的话语击穿了自己的体面。“我……我道歉。我不该打破停战协定。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在这里不会。”

守卫过了片刻才松开洛瑟玛，但仍守在附近。显然，他们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托伦多轻揉脸颊，那里已经浮现出淤青：“也许，最好让别人替我们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双方都没有资格成为胜者。”

洛瑟玛点头表示认同：“继续喝。我来。”葫芦已经轻了许多，但还足够给两人各倒满一杯，甚至还有剩余。

“不用道歉。”托伦多说，“不要为你不后悔的事情道歉。”

“但我重视礼节，哪怕是对敌人。”洛瑟玛说道。

“又开始了，无止境的自我欺骗。”巨魔回应，“你甚至已经相信了。”

洛瑟玛恼怒地叹了口气：“相信什么？”

“相信我们村子窝藏凶手。相信喝醉后被你们处死的阿曼尼都是野蛮人。”托伦多说，“你们是真心相信自己手上很干净，对吗？”

洛瑟玛·塞隆感到了疲惫。战斗的乐趣已经消失了。

换作别的场合，他早已离席。但他刚刚以不光彩的方式攻击了托伦多，打破了这场交锋的规则。这算是一种小小的偿还。

“那好，你的村子是无辜的，”洛瑟玛平淡地说道，“村民全是和平生活的工匠、农民、铁匠，再没有别的？我希望你能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托伦多咧开嘴，朝摄政王露出悲伤的笑容：“哦，我们也有战士，我叔叔就是一个。他们也确实烧了个车队。但你们领袖说什么，你们就全信吗？你们可是游侠。我以为你们至少能分辨真假。”

“如果你是想让我相信，车队中的尸体都不存在，也没有血流成河，”洛瑟玛说道，“那我祝你好运。”

“尸体当然存在，车上那些附魔的精灵武器也是。”托伦多说道，“什么样的平民车队会带那种东西？你真的从没怀疑过你听到的说法吗？”

“那里有儿童的尸体。”洛瑟玛说，可嗓音已不如他预想中平稳。那里面有孩子。村子里有精灵武器。我为何从来没有……？

“随行的远行者，伪装成平民。他们作战的方式绝对不会认错。你以为那天晚上袭击队伍为什么要喝个烂醉？我叔叔是个正直的人，他必须要从头脑里洗刷掉那天看到的情景。他们当时还在争论，到底是什么样的疯狂让你们冒这种风险。”托伦多揉了揉脸上的淤青，又喝了口酒，“是什么样的脑子，才会想到用孩子做盾牌？”

“据我所知，某位督军会。”洛瑟玛的声音毫无力度。

“是啊，祖尔金奉行以牙还牙。”

“而你为加入他的军队感到骄傲。”









托伦多难以置信地看着洛瑟玛：“你怎么会不明白？你比我多活了不知多少世纪，将来还会继续活下去。结果你竟然觉得你我当中有人该为这场战争感到骄傲？”

洛瑟玛无言以对，只是喝了口酒。

“没准那个游侠将军知道人是远行者伪装的。没准那天我们杀掉的是个前线指挥官。但只因为有孩子死掉，你们就必须把我们变成野蛮人。如果承认那天的悲剧是自己造成的，你们还怎么战斗？祖尔金很喜欢这种送上门的机会。每一滴无辜者的血，都在我们心里烧起一把火。怒火驱使我们冲到风行村，又是一场屠杀。我该为这种事感到骄傲吗？”

托伦多闭上眼，悲伤地笑了：“我该感到羞耻吗？我从来没质疑过我的职责，就像你一样……但我也绝对不可能有机会阻止他。”

“所以，你是个从来没机会自己做选择的将军。”洛瑟玛语带怀疑，“有意思。你刚才说谁喜欢自我欺骗来着？”

“这很容易，不是吗？”托伦多的话语中带着真挚，带着诚恳，“这场战争在你出生前就开始了，我们都活在过去无数代人的仇恨中。一见到敌人就要消灭，自己的朋友也死在战场。我们既恐惧它，又不能自拔。要么为它而死，要么学会带着它活下去。不然又能怎么样呢？”

托伦多看着自己的酒杯：“事到如今，战争的理由还重要吗？管他是因为领土，因为几十年前的屠杀，还是单纯的习惯？我们都被它绑住了，找不到挣脱的方法。而且我们也不想摆脱它。”这位阿曼尼将军疲惫地笑了。

“我为战争而生。”托伦多继续说道，“如果我的战士生涯有结束的一天，那也许是因为和平到来，也许正好相反。但不管怎样，我不会活得太久。”他对洛瑟玛露出胜利的微笑，“这么一想，时间对你们种族很残忍。从出生到死去，我的战争在你生命中只是一瞬间。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已经变成了永恒？你的尊严还能维持多久？”

洛瑟玛沉默良久，终于开口：“告诉我真相。你以前的村子里，真的只是普通劫掠者，而不是魔鬼？”

“一个孩子的记忆，能记下多少真相？”托伦多似乎有点恍惚，“村子里有些战士会外出游荡。就算他们是有意屠杀无辜者，那也是第一次。我知道的就这些。”

托伦多神色中流露出同情：“转告女伯爵莉亚德琳，我很高兴她骗了我。这段谈话很珍贵，但我必须走了。灭亡的命运正等待着我的族人——要么来自你们，要么来自别人。”

“也许。”洛瑟玛说，“我祝你得到你应得的结局。”

托伦多本已走出几步，闻言大笑起来：“多恶毒的诅咒。那我也还你一个：我祝你得到你自以为想要的永恒。”

说罢，他离开了。

洛瑟玛独自坐在桌前，看着空荡荡的酒馆。永恒这个字眼在他耳边回荡，显得格外刺耳。最后一滴酒从咽喉滑过，舌尖唯留苦涩余味。

“多恶毒的诅咒。”他轻轻地说。



